

林文月

●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 ●

风之花

林文月 著



刘 麟 编

风 之 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林文月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

风 之 花

林 文 月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插图 200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54—0969—5

I·812 定价：8.20 元

林文月：人和散文

刘 麟

一

林文月的名字在海峡彼岸十分响亮，在海的这一边比较陌生，我翻阅了几部大陆编辑出版的台港澳作家辞典及台湾文学史，均乏记载；报刊上评介的文字，也付阙如。这表明我们对彼岸的文学所知有限，对它的研究更需深入。关于她的主要经历，本书的“作者小传”中已有简单介绍，为了增进读者对她的人和散文的了解，我想利用写作本文的机会提供一些资料，在两岸出版物相阻隔的情况下，这些资料肯定是十分必要的。

林海音曾经为林文月制作一幅“剪影”，十分生动，下面我试把这个“剪影”再剪下几片：

她谈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大块文章；她的散文小品，多吉光片羽。其实她写大块文章像五万言的《曹氏父子及其诗》时，不过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女生，倒是近年来她有更多的散文之作。

《文学杂志》创刊，向台大中文系的师生邀稿，她便把五万言的毕业论文拆散写成几篇成为独立面貌的文章，投给当时主编夏

济安。……她的作品在《文学杂志》刊出后，在香港的徐訏读到了，很欣赏，以为是年长的女教授写的，见了面才惊讶的说：“还是个小孩子嘛！”……

文月并不是一个整天伏案工作的人，她的兴趣也很广，喜欢旅游、服装设计，吃吃小馆子，聊聊天。爱朋友和亲人。在《遥远》这本散文集里，无论写母亲的头发，写炎秋伯伯的办公室，忆旧或访新，虽然字里行间时怀伤感，但那都是因爱、因敬、因念而起的。她的个性，总是先想到别人。认识她快三十年了，更了解她的“善”的性情。（林海音：《剪影话文坛》）

台湾另一位女作家琦君笔下的林文月，则又是一种形象：

去年一年中，曾有好几次场合与文月见面。在稠人广座中，她总是默默地谛听别人说话，颌首微笑，她端庄沉静的仪容，给我的感觉是一株孤芳自赏的素心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守宜先生招饮，文月翩然而至，由夏济安先生介绍给大家认识。她那天穿着一袭白底子上大朵黄菊花洋装，裙裾飘飘然撒开来。戴一副白菊花黄花心耳环，配合得那么亮丽而淡雅，那一派秀外慧中的娴静气质，令我念念不忘。……（琦君：《心灵的契合》）

林文月的“先生”（大陆上称“爱人”）郭豫伦也为她勾勒了几笔素描：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家是她的财富。她没有太大的祈望，常觉得所做的都是被动的，人家给她一个题目要她写她就写了，而且很认真的写。假如不是被逼时，她倒觉得不知写些什么好，会望着天上的白云，进入她自己的幻想。（郭豫伦：《林文月的希望》）

以上三位人士所形容的是学者、作家林文月，下面我想变换一下视角，从她本人的两次感受来观察她作为学者、翻译家在外人心目中的印象：

（一）林文月在《祭吉川幸次郎先生》一文中介绍，这位日本学者是近年来日本汉学界的大师，素以高傲见称。多年前在一次国际性集会的一个自助式午餐会上，

……许多日本学者纷纷上前致意，想争取吉川先生的青睐。吉川先生用他惯常的冷傲态度对待他们。那时郑清茂和我同在会场上，每人端着一个盘子，正徘徊找位置。吉川先生走过来，轻轻对我们说：“走，我们到那边去一起吃饭。”于是，我们三个人坐在会场上一个偏远的角落。那一顿饭，有说有笑，吃得很愉快。

（二）日本有一位月地文子女士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也是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现代日语的译者，年逾古稀，受人尊敬；雍容优雅，颇为矜持。她在东京一家旅馆的咖啡厅接见林文月，当林文月把自己翻译的一套《源氏物语》递给她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她一看到我的书，前时的矜持尽消，眼神里流露一丝热烈的情绪，语调也变得十分柔和了。她说看不懂中文，却前前后后地翻弄着，问我可是全译本？我向她点头，她竟然微笑了。（林文月：《以文会友》）

发表于十余年前似不可能预见到今日将被我们引用的这两段记载，从中也可窥见她的成就之一斑。

至于本书选收的作者自叙经历之作，如《江湾路忆往》、《记忆中的一片书店》、《读中文系的人》、《我的三种文笔》等文，好似银幕上的一幅幅画面，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身背书包的小姑娘，施施然迎面而来，从北四川路小学的课堂，走向辛亥路大学的书斋，望之俨然，已成就为三位一体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半个世纪如同顷刻之间，其中的欢愁和甘苦，历历在目，陌生也就变成可敬可亲了。

二

林文月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一个由铺张华丽转向平实精练的过程。她最早的散文集《京都一年》所收的是游览日本京都的随笔十三篇，每篇的字数多达万字上下，内容充实，材料丰富，不仅怡情养性，而且因为具有学术价值，也可增广见识，即使是对于日本的读者也不例外。大阪市一位大学教授读后曾写信给作者，认为此书关于日本的庭院建筑的见解“相当正确”，对作者考察京都古书铺之深入周密，又深感惊讶；有些留日的学生则把书中另一篇长文《吃在京都》拿去“做为饕餮的指南”（均见《京都“汤屋”趣谈》一文）。这类具有双重价值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也许比比皆是，但我们平日所乐道的不外乎徐霞客的游记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巴尔扎克的小说可当作经济学、统计学的著作研究，谢灵运的《山居赋》（未免班门弄斧了）则是探讨东晋庄园制度的重要文献，如此而已。如果还可以再举例子，那么《京都一年》无疑将以它的特殊风貌而受到瞩目。作者写作时所花的调查研究功夫也是异乎寻常的，她“记京都近郊的胜地，往往要参考一些相关的历史文学书籍”；写古刹名庭，曾到图书馆去翻

阅日文的建筑造庭等的纪录；“甚至只为写一篇古书铺或吃食店的随笔，也搜集过不少资料，又挨家挨店去实地观察试嗜，作笔记摘要”。她游历过的京都近郊名胜古迹以及对古刹名园的来历和变迁的认识，比当地普通居民要多得多。她对京都的如醉如痴的投入，使得当年京都大学一位教授大为感动，戏称她应当得到京都市“荣誉市民”的头衔。（见《我的三种文笔》）

这可能是兼为学者的作家写游记的特点。勤奋而认真执著，灵秀中又透出严谨的治学之风。

《京都一年》写于二十年之前，作者如今已嫌其“繁琐”，“缺乏剪裁”，但仍不失为佳作。顾念到大陆读者越海求书之困难，为使他们对作者早期创作的风格有所领略，本书选入其中《京都的庭院》一文。一文已足，希望两方面都可塞责。

由于创作思想之发生变化，以后她写的散文注重简练淡雅。她继续有游记出手，已很少有动辄万字的考证性长文，大多为三千字左右的“兴情悟理”的写景短篇，而学者风度不减。

此处的“兴情悟理”一词，转借自她对于山水诗研究中使用的术语，意为在记游写景之中表达作者触景而生的情和所领悟的哲理。出身于中国古典文学专业，长期从事六朝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的创作受到她的教学和研究的影响，作品中有中国文学传统的痕迹可寻，那是顺乎自然、合乎情理的。在游记文中运用“兴情悟理”的手法，就是这种影响之一。请读本书中《雨游石山寺》一文。作者叙述了瞻仰寺中的日本作家紫式部和松尾芭蕉的“供养塔”后，也是在收尾处，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人都会死亡，人不如树木坚强；但是，人或许也可以像树木一样不朽，藉着坚定的信念，藉着文章大业。倘非《源氏物语》及许

多完善的俳句指引，人们不会刻意来到此地；这塔与碑，其实不过是一些无生命的石头而已，使这些无生命的石头具有如许无比吸引力的，实在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文字。

文章是千古不朽的事业，儒家历来有此主张；“人生短暂，而艺术永恒”，乃西方流行的名言；但无生命的石头藉诗文而获得生命，却是作者的新鲜感受，此情此理为文章生色，也赢来读者的共鸣。

论及中国古典文学对她的影响，最明显的还是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文言的虚词和句式之充斥，古词汇的化用，在她的记叙文（如《马兵营之行》）乃至抒情小品（如《遥远》、《姨父送的蝴蝶兰》等篇）之中，也不能免。行文简练，词汇丰富，叙写生动而有致，古代散文的传统风格在她的笔下也自成为一种特色。但这种有点类似文白相揉的文体，就国学根基较浅的许多读者而言，有时恐或产生艰涩、生僻甚至疏离之感，不大自然领略作者的匠心。例如形容蝴蝶兰花开之茂盛，有“相因依，迭映蔚”一语，不熟悉谢灵运的诗或不记得他的诗中“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一联的读者，就只好相继去查古汉语词典了。

不过少用而不滥，可以增加文章的韵味，读来别有一格。作者在八十年代及其后写的散文，逐渐减少了这种文白夹杂的现象，这或许由于她的创作思想发生变化之故吧。

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在她笔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一种技法的借鉴，或几句古诗词的引用，或文白的兼容并蓄而已。按照她本人的论述，凡谋篇布局，剪裁取舍，声韵气势，用字练句等等，从古文的典范中都有可以继承之处。这里我想指出另外一点，即为历代文人十分推崇的一种境界——含蓄，在本书

若干篇散文中的匠心独运。

前面提到的《遥远》一文，从题目到内容都凝聚着含蓄的美，作者所营造的意境只可以意会。“遥远”处是什么呢？请读者涵泳吧，批评家不必也不愿点穿；只有中学的语文课老师才敢分析得透亮，不怕被讥为“大煞风景”。

《手的故事》则是另一种含蓄。它不像《遥远》那样的含而不露，又不全露；雾中看花，若隐若现，其构思之精巧，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林海音和琦君都以“吉光片羽”四字赞美林文月的散文小品，可说是精当之至。

由于读者与作者的生活体验不尽相同，作者有时不一定能意识到他的笔墨会在读者心中构造出比他的预计更多的意境。仿用一句俗语，叫做“有意栽花遂所愿，无心插柳也成荫”。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作者艺术概括力的深厚所致。收入本书的《义奥边界一瞥》，不过一两千字的篇幅，记述的见闻也很简单：作者停车在意大利奥地利边界上，瞥见一个少女进入奥地利国境时，出示的不是护照，而是一片巧克力，竟被边防警察放行。作者写得情趣盎然，世界上居然有这般和平的安宁的边界，有这样轻松潇洒而幽默宽容的边防人员啊。

但是，经历了从东北边境进入奥地利的旅人，读这一篇散文必定会比别人多生出一分感慨。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立为两个国家之前，从布拉迪斯拉发前往维也纳，行车时间为一个小时，出境检查的时间也费去一小时，气氛紧张，手续之严格令人惊叹。而一跨入奥地利境内，汽车用不到熄火即可继续前进，边防人员查验入境者的护照如同北京电车上的售票员扫视乘客手中的月票一样。由这位旅人读这个护照和巧克力的故事，自然会萌生种种联想，他所接受的也不只是人情世态了。

又假设这位旅人再从苏赫巴托进入纳乌什基，或由外贝加尔斯克回至满洲里，体验了那种森严壁垒如临大敌的夜景，分尝了那种满眼仿佛全是疑犯罪嫌、特务间谍，轻易放走一名即会酿成国难的戒惧心理。当他想起这个少女和警察的邂逅的情节，就会百感交集，思潮涌动，当然也会赞叹作者的含蓄的力量。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三种含蓄，是作者本来无意经营而由于她的艺术概括的深广所造成。

有趣的是，假如这篇文章被好事者送呈具有特殊审美情趣的大批判家及其最高权势者案头，他们读后，必定另有迥异于旅人的种种不同的感触和遐想，也必定有一点是所见略同的，那就是：作者在使用含蓄的笔法。许多麻烦将由此而生。——不过，我的说法既已成立，那些麻烦就随它去了。

林文月与日本文学的渊源也很深。她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名著，论证过唐代文化对平安朝文坛的影响，她对日本文学的兴趣，或者说日本文学中使她感动至深的印象，也流露在她的散文作品中。除了《京都一年》之外，她另有几篇游日的随笔，其中多处引用了日本作家的诗文。这种引用并非闲笔或点缀，有时是有感而发，有时则与作者的构思相融合，化为文章的血肉了。例如《步过天城隧道》一文，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和松本清张的《天城山之夜》两部小说中对同一条天城隧道的两段描写，是作者步过这条隧道时“兴情悟理”的一个依托，决非游离于结构之外的赘疣；若毅然删去，全篇文章也就给毁了。

非游记，如《苍蝇与我》，描写台北家居生活的短文，其中也显示了作者的日本文学的造诣。这篇小品写得极富情趣，小林

一茶的俳句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苍蝇是令人厌恶的飞虫，人人皆曰可杀，一见都会动手扑灭之，可是小林一茶喊道：“莫要打哪，苍蝇在搓着它的手，搓着它的脚。”这首十七字的短诗居然使作者停住了手中的蝇拍而自惭残酷了。我怀疑是这行俳句才触发她写作这篇短文的灵感的。

三

室内的苍蝇，阶前的兰花，边界上幽默的警察，家庭中温暖的手，写得新颖，风趣，真挚，耐人寻味。论题材，它们都是平凡的事物，并非地震龙卷风，革命或夺权。作者认为：

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皆不足取法。只要是作者真挚的感情思想，题材小大倒不必分高下，宇宙全人类的关怀固然很值得入文，日常生活的细微感触也同样可以记叙。

作者以这些小事记叙成文，是为了舒畅襟怀，抒发感恩，宣泄心情；为求突显主题，在表达上注意布局安排，剪裁割舍，得当与否，全在于作者的慧心：

……有时小小一点个人的感喟，却因为懂得布局安排之奥妙，而造成引人兴味，精致玲珑的效果，作者在结构上所费的经营心血最是有助益之功，……

这番话立即使我们想起苍蝇、手、白发与脐带，以至钥匙等等，它们是这个论点的最好佐证。但布局经营的慧心，还必须借助于

语言的灵巧表达：

我们今天写作白话的散文，当然要灵活运用语言，长短虚实交错使用，但是偶尔于其间散布适量的对仗整齐之句式，只要不过量而显得不自然，亦无道理反对，有时更由于对句之闯入，给予极度自由的长短句式做一种适度的收紧调整，无论在视觉上或听觉上，都能得到美感效果。

所谓对仗整齐之句式，实指骈文中的四六对句，在白话散文中如能巧妙活用，也是继承文学遗产之功。

作者是重视文学遗产的传承的，她认为现代散文中可以活用古诗文的技巧，譬如：

典故之引用，能够增加文章深至之美，同时也可以给过于流畅的白话文适度地变换气氛。然而引经据典过多，则难免于掉书袋之嫌，古人作诗填词尚且忌讳，何况写白话散文。……

声韵气势的讲究，虽为古今诗人所注重之事，但散文作者若于此方面小心推敲，也能令文章更臻琅琅上口之目的。譬如平仄字的配合，双声词与叠韵词的偶然出现，看似无意却颇具功效，可以提升文章的音乐美感受。即使只是一般口语化的长短句交错布置，由于短句易造成急促紧凑的感觉，长句常有绵延不绝的印象，……掌握其间的性格，更能突显文意情景。

作者早年写作喜欢铺张掩饰，近来则“宁取平实而不慕华靡”；文章也由长入短，“比较注意篇章结构与布局韵律”，追求淡雅自然。她认为最高的目标是通过艺术上的经营达到“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化境。

以上各处引文，主要来自她为散文集《午后书房》写的代序《散文的经营》。因体例规定不收作者的序跋性文字，转述恐失原意，此处只得择要照抄了，相信这样做对读者了解林文月的文学观、创作经验是大有帮助的，何况大陆的读者正需要更多的了解她和她的散文创作呢。

最后说明一下编选方面的事。这本选集取材于作者的数册散文集和台北几家报纸的副刊与杂志，由作者提供，入选的篇目大多也由作者圈定。因篇幅限制，圈定的篇目没有全部包容；囿于体例，我反而得以放肆地饶舌，殊为惭愧。本书是呈献在大陆读者之前的林文月的第一部选集，希望她的作品纷纷越过海峡，源源不断地登陆此岸。

1993年3月于北京

林文月小传

林文月，台湾省彰化县人。一九三三年出生于上海市虹口江湾路。当时在法律上，台湾人为日本公民，故居住于日本租界的她，母语是日语，也会讲上海话。小学就读于日租界的第八国民学校，直到抗战胜利，小学五年级时，都与日本侨民子弟同受日本教育。

一九四六年二月，随家人返回台湾，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家乡。同时，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接受中国教育。一九五九年自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即在母校执教。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专攻六朝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

林文月自幼喜爱文艺，故于授课及学术研究之余，又从事文学创作，以散文及传记类为主。更由于少年时期接受日本教育，其后努力自修，亦多有翻译作品出版。

目 录

林文月：人和散文·····	刘 麟(1)
林文月小传·····	12

读中文系的人·····	1
我的三种文笔·····	7
终点·····	18
午后书房·····	22
三月曝书·····	27
马兵营之行·····	34
江湾路忆往·····	42
记忆中的一片书店·····	59
父亲·····	64
给母亲梳头发·····	67
白发与脐带·····	71
往事·····	75
姨父送的蝴蝶兰·····	85
手的故事·····	92
生日礼物·····	95
给儿子的信·····	100

欢愁岁月·····	105
脸(外一章)·····	111
那间社长室·····	117
台先生和他的书房·····	122
伤逝·····	129
温州街到温州街·····	134
因百师侧记·····	142
怕羞的学者·····	147
夏天的会话·····	153
交谈·····	159
幸会·····	163
你终于走了, 孩子·····	169
树·····	177
作品·····	181
钥匙·····	185
苍蝇与我·····	190
过北斗·····	194
东行小记·····	198
台北车站最后一瞥·····	202
遥远·····	208
逍遥游·····	211
在喀刺蚩机场·····	218
义奥边界一瞥·····	223
翡冷翠在下雨·····	227
白夜·····	232
知床旅记·····	236